

# 西湖受驚遁走南洋

戚宜君

## 蘇曼殊外傳之七

### 遨遊西湖池魚之殃

桂花香裡，蘇曼殊一襲袈裟又來到了魂牽夢縈的西子湖畔，望着風光明媚的湖光山色，彷彿回到了慈母的懷抱，於是意興過飛的暫住白雲庵中，整日觀山聽泉，狀至悠閒，晨曦夕嵐中俯視湖水蕩漾，遠處寺鐘悠悠傳來，頓感俗慮盡消，飄然物外。風月本無常主，得閒便是主人，紅塵碌碌，無非名利，苟能拋却名韁利鎖，自能進入另外一層閒適的境界。

在杭州西湖，與好友劉三時相把晤，客居異地，益感親切，湖上泛舟，登山攬勝，暢敘一切，快慰何似。劉三離開杭州之時，曾經問及蘇曼殊爾後的打算，蘇曼殊支吾以對，事實上他根本沒有什麼具體的打算，他的行止全憑一時興起，因此顧左右而言他，漫吟了一首「無題」詩云：

斜插蓮蓬美且翬，且教粉指印青編；  
此後不知魂與夢，涉江同泛米蓮船。

看來蘇曼殊念念不忘的，還是富有羅曼蒂克性質的生活內容，他懷念生命中粉紅色插曲，更熱衷於柔情蜜意的鶯燕交往。劉三也是一個頗具

感性的人，當然能够瞭解蘇曼殊的心情。待至劉三去後，接到柳亞子由上海寄來一函並附「寄懷曼殊」詩云：

無端避面春申浦，去逐劉三共酒杯；  
直把西湖作西子，鴟夷一舸未歸來。

據說是柳亞子得知蘇曼殊由日本回到了上海，與緻勃勃的抽暇想要與他一聚時，蘇曼殊却又飄然前往杭州西湖去了；柳亞子悵惘之餘，才寫了上面這首詩，寄給正在杭州西子湖畔得其所哉的老友，流露出欣羨與無奈的心情，使得蘇曼殊甚為感動。

原本蘇曼殊這回是準備在西子湖畔多流連一些時日的，不料却沒頭沒腦的接到了一封署名「亡命客雷昭性」的恐嚇信，把蘇曼殊當成是劉師培的同夥，也就是兩江總督端方的爪牙。信上說非要剷除他這個投降滿清的敗類不可，嚇得手無縛雞之力的蘇曼殊膽顫心驚，倉皇離開杭州逃回上海，迅速脫離這個是非之地。

說到蘇曼殊這次的西湖受驚，歸根究底，問題還是出在他與劉師培、何震夫婦的密切交往上，更因為劉師培、何震夫婦的改弦更張，背棄初

衷，投效滿清兩江總督端方，因此蘇曼殊也連帶蒙受了不白之冤。

滿清末葉的文人，由於時代混沌、外侮頻仍，憂國傷時之氣不得發揮，長久的積鬱下來，大都變成憤世嫉俗的模樣，表現出來的狀況，往往具有三分瘋癲，五分糊塗，外帶二分兀傲之氣，劉師培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

劉師培自幼生長在書香門第，劉氏三代父子兄弟，都以經術揚名東南一帶，新年的門聯經常自豪的寫着：「紅豆三傳，儒林趾美」、「青藜四照，寶樹聯芳」的句子。劉師培幼承庭訓，博覽羣籍，經史百家無所不通，旁及佛、道經典，稱得上是一位碩學之士。光緒二十八年秋闈得意中了鄉榜，會試却鐵羽而歸，遂以保薦充任過學部諮議官。

嘗劉師培厭倦了小京官的生活，南下與揚州的大家閨秀何震結婚以後，遂留在上海，與「愛國學社」一班有志之士相識，惺惺相惜的高談闊論，為「警鐘報」及「國粹學報」寫了不少擲地有聲的錦繡文章。

劉師培在日本東京創辦「天義報」時，他的

夫人何震在社交場合十分活躍，打扮入時，豔光照人，口齒伶俐，談笑風生，凡是有她在場的地方，頓覺蓬勃生動而皆大歡喜，因此有許多人便在背後管她叫「東京的交際花」。

何震愛慕虛榮，不甘寂寞，交往份子十分複雜，生性又很潑辣，處處要佔上風，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。而且她與滿清駐日的官方人員，亦有密切來往，所以大家都懷疑她是被清廷收買，專做學界工作的密探。事實上並非完全的空穴來風，後來劉師培果然在其夫人的穿針引線下，變節而去投向端方了。

端方也就是端午橋，為晚清八旗名士，讀書有成，歷任要職，當時正擔任兩江總督，時稱「溷陽尚書」。好縱談世局，遇人輒滔滔不絕，喜結納文人，行事亦比較開明，經過多種管道的溝通，劉師培遂作了兩江總督的幕賓。

一方面是名利誘人，更重要的是枕邊絮語，劉師培既憐於嬌妻的雌威，又經不起她軟語的慫恿，終於違背初衷，作了滿人的獵狗，何震及劉師培的表弟也一起下水當了兩江總督的密探。

也就是在蘇曼殊這次回國前不久，陳英士、張恭、王金發、周澹游諸革命志士在上海有所規劃，兩江督署派人向英租界捕房交涉，查抄了黨人機關，張恭因而被捕。王金發怒不可遏，持槍去找劉師培，聲言要使他死無葬身之地。劉師培膽小如鼠，那裡見過這樣的陣仗，概允全力保全張恭。當時端方對革命黨人不主張採行激烈措施，加上劉師培的力保，張恭遂得釋放。由於這一折騰，劉師培成爲滿人的獵狗一事便坐實了。

劉師培是滿人的獵狗，曾經與他同住在一個屋簷下多時，而且親如家人的蘇曼殊，也連帶被人誤會。加上他在西湖無所事事，行徑奇特，因此引起了同住白雲庵裡的四川亡命客雷昭性的懷疑，才寫了那封恐嚇信。蘇曼殊無法辯解，而且有理說不清，何況他天真無邪的個性，實在也經不起驚嚇，因此便一走了之。

蘇曼殊到了上海，驚魂甫定，接到了劉三安慰他的信函，並附詩一首，自序云：「曼殊視我西湖，住白雲庵數月，以黨人之責言，皇然走滬，作此慰之。」詩云：

蘇子擅三絕，無殊頹愷之；  
懷人紅綵影，愛讀拜倫詩。

流轉成宰相，張皇有怨辭；  
千柳緣底事，翻笑點成癡。

雷昭性後來知道蘇曼殊不但沒有投降變節，而且在日本東京還因爲劉師培的蠢蠢欲動，而彼此之間開得很不愉快，兩年以後，還特別到蘇曼殊任職的「太平洋報社」去拜訪，並說明前事的誤會，大家一笑而罷。然而在當時蘇曼殊却愛懼不堪，一再向人解釋：「自己是個出家人，不問俗事，無端的捲入政治風潮之中，真是從何說起啊！」並聲明從此不談政治，揣起簡單的行囊，再度前往南洋雲遊去也。

清宣統元年，民國紀元前三年冬天，蘇曼殊由上海出發前往新加坡，在船上不期然的遇到了十一年前初到上海讀書的業師——莊湘博士及其女雪鴻小姐，當年雪鴻尚是一個小不丁點的黃毛丫頭，如今則已出落得水葱兒似的楚楚可人了。

他對雪鴻小姐本來就有着一份縹緲的情意，東渡日本求學時，整天沉緬於幻想，還曾把她玄思成寓居香港太平山麓西班牙羅弼牧師的千金，情緻綿綿的送他上船，如今却真的一切成真；眼前的雪鴻小姐，碧眼金髮，明眸雪膚，曳蔚藍色衣裙，婀娜多姿，與昔日文思的模樣完全符合，不由得喜出望外，大爲欣喜不已。

雪鴻明眸善睐，轉動照人，在船上他們談詩論文，消磨了一段快樂的時光。其間蘇曼殊曾釋小恙，雪鴻柔情萬種的照顧得無微不至，完全表現出一個妻子模樣的心意，使得蘇曼殊大爲感動不已。曾有詩云：

秋風海上已黃昏，獨向遺編弔拜倫；  
詞客飄蓬君與我，可能異域爲招魂？

並題跋云：「西班牙雪鴻女詩人，過存病榻，親持玉照一幅，『拜倫遺集』一卷，曼陀羅花，共含羞草一束見貽，且殷殷勸以歸計。嗟夫！予早歲披髮，學道無成，思維身世有難言之痛！爰扶病書二十八字於拜倫卷首，此意惟雪鴻大家知之耳！」

雪鴻有意以身相許，莊湘老師亦已首肯，無奈蘇曼殊又故技重施，待至船抵新加坡時，一溜煙的不見了踪影。蘇曼殊頗爲熱衷於羅曼蒂克的交往，却不慣於婚姻生活的約束，表面上是說他已歸度爲僧，怎好與人談情說愛，骨子裏却有其心理上的障礙與生理上的苦衷，實在不足爲外人道，而且也無法說得明白。

### 心碎腸斷禁念舊夢

到了新加坡沒有停留多久，便應爪哇「中華會館」之聘，轉往爪哇啫班，在「中華會館」所屬的補習班中教授英文。時序已到春天，熱帶氣候並無春寒料峭的感覺，每於椰風蕉雨之際，挑燈披卷，賦詩作畫，用功頗勤。他想起許多老友，也想起生命的一些紅粉知己，遂用盡心思，畫了一幅「調筆人圖」，並題詩云：

收拾禪心侍鏡臺，沾泥飛絮有沉哀；  
湘絃遍灑胭脂淚，香火重生劫後灰。  
淡掃蛾眉朝畫師，同心華鬢結青絲；  
一筆顏色和雙淚，寫就梨花付與誰？

蘇曼殊以前曾經繪過一幅「飛絮美人圖」寄贈黃晦聞，黃晦聞答詩有「向人風絮有沉哀」之句，蘇曼殊大為激賞，如今不知不覺間採進了他的詩中，變成「沾泥飛絮有沉哀」了。詩中所提到的「同心結」，係婦女秀髮纏繞成同心雙髻，漢元帝時甚為流行，束以紅綾，嫵媚嬌嬌，而今日本婦女尚有此種裝扮；因此可以推想蘇曼殊此刻心裡所想的，大約還是東洋美女居多吧！另外蘇曼殊還工筆繪製了一幅「金粉江山圖」，亦題詩二絕云：

乍聽鶯歌似有情，危絃遠道客魂驚；  
何心描畫閒金粉，枯木寒山滿故城！  
送卿歸去海潮生，點染生綃好送行；  
五里徘徊仍遠別，未應辛苦為調筆。

蘇曼殊授課之餘，常與友人黃肅芳出遊，徜徉在山澗水涯，在末里洞地方有一座人造石山，高數十丈，已有千年歷史，據說係華人所建，其中千龜萬洞，洞有石佛，雕鏤精美，栩栩如生。

洞洞相連，迂迴曲折，層出無窮，洞中所刻佛像，較之中土大寺毫無遜色。華人在明代萬曆年間，已經前來爪哇行商，出入俱用「元通錢」，獲利甚厚；如今華人遍佈爪哇各地，許多人竟不知中國在何方向，不免令人為之嘆息不已。

當時荷蘭人在爪哇十分吃香，土人稱其為「主」，然而酋長的權威仍在，據蘇曼殊的描繪稱：「酋出必以夜，喜以鮮花綴其身，畫眉傅粉，侍從甚盛，復有弓箭手。酋子性揮霍，嗜博飲，妻妾以數十，喜策肥馬出行，傅粉塗脂，蛾蛾雲鬢，狀若好女焉。酋之嬪妾，皆席地臥起；得幸有孕者，始得賜以床褥。宮人每日給俸若干，使之操井臼。宮中見酋，無論男女，皆裸上體，匍匐而前；酋每一語畢，受命者必合掌禮拜，退時亦蛇行也。」

在爪哇啫班，蘇曼殊度過了一段平靜恬適的歲月，他的學生們程度不高，以他的功力自然是游刃有餘。課餘之暇除了遊山玩水之外，也結交了一些華僑商人，經常應邀赴宴，蘇曼殊不勝酒力，多次醉臥道中，經友人扶歸始覺。他也不時與富有禪心的人士來往，有一位「雲上人」就是談禪論道的對象，兼有詩詞相和云：

諸天花雨隔紅塵，絕島飄流一病身；  
多少不平懷裡事，未應辛苦作詞人。  
舊遊如夢劫前塵，寂寞南洲負此身；  
多謝索書珍重意，恰似顛顛不如人。  
公子才華迴絕塵，海天寥濶寄閒身；  
春來夢到三山未？手摘紅櫻拜美人。

「雲上人」並非出家僧人，姓張名烈，字留雲，是佛門中的虔誠弟子，任教於爪哇龍引埠的中華學校，與蘇曼殊個性及程度極為相近，因此時相過從，暢談古今，每每通宵達旦尚無倦容。蘇曼殊是抱着一種遁世的心理逃避到爪哇去的，在他致高天梅的信中說：「昨歲自江戶歸國，擬於桂花香裡趨叩高齋，而竟不果；情根未斷，思子為勞，頃接『南社』詩集一冊，日夕誦之，如與諸故人相對，快慰何言！拙詩亦見錄存，不亦佛頭著糞耶？納行脚南荒，藥鑪為伍，不覺逾歲。舊病新癒，於田畝間盡日與農夫閒話；或寂處斗室，哦詩排悶。『比來一病輕於燕，扶上雕鞍馬不知。』惟有長嗟而已。」

另外在寄給柳亞子的信上也說：「南洲暑濕，未易衿養，承示約圖良會，深感遠地殷殷至意。遙念諸公文酒風流，而我漂流絕島；嗟夫！病骨還剩幾朝，尚不可知，焉問歸期！」

蘇曼殊一再把眼前落魄的地方稱為「南荒」、「絕島」，顯而易見他並不欣賞刻下所處的環境，因此一邊哼着：「福王少小風流慣，不愛江山愛美人」，自我陶醉的得過且過而外；一邊則心碎腸斷的懷念着東京、橫濱、上海、杭州的舊日夢痕。此一時期他作畫最多、寫詩最多，給朋友的信也不少。他也曾在酒席筵前，即席賦詩贈歌者云：「一曲凌波去，紅蓮與白蓮；江南誰得似？猶憶李龜年。」長夜不眠時，回憶往事，歷歷在目，唏噓感慨之餘，寫成了「本事詩」十首，其中四首已經見於他在箱根時贈給壽子表姊的詩中，此處不再重錄，其餘六首是：

(一)春雨樓頭尺八簫，何時歸看浙江湖？

芒鞋破鉢無人識，踏破櫻花第幾橋？

(二)丹頓拜倫是我師，才如江海命如絲；

朱絃休為佳人絕，孤憤酸情欲語誰？

(三)丈室番茶手自煎，語深香冷淚潸然；

生身阿母無情甚，為向摩耶問夙緣！

(四)慵妝高閣鳴篳篥，羞為他人一笑翠；

鎮日歡場忙不了，萬家歌舞一聞身。

(五)無量春愁無限恨，一時都向指間鳴；

我亦艱難多病日，那堪更聽多雲箏。

(六)九年面壁成空相，持錫歸來悔晤卿；

我本負人今已矣，任他人作樂中箏。

詩中懷念紅粉知己，感慨飄零身世，有櫻都豔跡，有滬上風月，有南洋行脚，有無可奈何的怨懣。蘇曼殊天生一副頑童性格，已經二十八歲了，仍然像是個始終長不大的孩子，任何事情隨緣乘興的為所欲為，尤其缺乏支配金錢的概念；囊中一旦多了幾文錢，便發瘋似的非要把它趕緊用罄不可。他雖然不善飲酒，但對於糖果却有特別的嗜好，久住爪哇又酷嗜雪茄及咖啡，整天吞雲吐霧，口酸濃汁，自得其樂之餘，身體狀況也日見孱弱矣。

先是柳亞子創辦「南社」，曾經致書蘇曼殊稱：「蟄居鄉曲，每以無聊為苦，乃有『南社』之創，輒望吾師助吾曹張目，耿耿之懷，諒不見拒。昔人有云：『不為無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』明知文字無靈而饒舌，不能自己，唯師哀而憐之，勿嗤其庸妄也。」蘇曼殊自然是十分

支持柳亞子的作為，如今朝夕誦讀着迢迢萬里寄來的「南社詩冊」，真的如同是面對故人，幸何如之；尤其詩冊中的「千金散盡還彈劍，四海交空且碎琴」兩句，欣賞之餘正對了自己的脾胃，不禁為之拍案叫絕。因此便把「本事詩」抄錄了寄給柳亞子，沒有多久，柳亞子便寄來了「和曼殊本事詩十章次韻」云：

(一)智慧難參歡喜果，人天贏得不平鳴；

新詩譜出銷魂史，不為靈簫却為箏。

(二)春病慳慳鎮日煎，愛河恨海路茫然；

纏綿情話無端甚，亦是三生未了緣！

(三)迦葉阿難是本師，沾泥禪絮已無絲；

祇愁盪氣迴腸候，不戀佳人更戀誰？

(四)傷心影事入雲箏，曾隸妝臺伺笑翠；

着袂天花消不得，銀燈影裡比肩身。

(五)珍重親調雁柱箏，淚波雙眼自盈盈；

才人浪說逃禪好，爭奈迷禪尚有情？

(六)事到難言唯有淚，人猶無着況於詩；

伊誰精鐵欄杆鑄，辜負逢卿未嫁時！

(七)最是維摩愁示疾，何曾神女愛行雲？

悲歡離合從頭數，瘦盡腰肢蝨蝶裙。

(八)鶯花易了今生夢，貝葉難招舊日魂；

古殿齊心人寂寞，袈裟親為檢啼痕。

(九)顛顛人間乞食簫，微茫情海自生潮；

女媧倘有天能補，烏鵲填空不用橋。

(十)割慈忍愛無情甚，我有狂言一問卿；

是色是空無二相，何須抵死謝調箏？

柳亞子的詩中一再譬解、開導，以期蘇曼殊能够了然徹悟，真的能如閒雲野鶴一般的無牽無掛，情也好，愛也好，甚至生、老、病、死與悲、歡、離、合，無非都是一場空幻，又何必那樣認真呢？蘇曼殊對於好友的勸解，接納了也付諸行動了，於是他又意氣昂揚有印度之行，藉以逃避爪哇的暑濕，而利於咯血的病身。

### 印度禮佛倦極思歸

從蘇曼殊給柳亞子及高天梅的信上，一再提到他要前往印度一行，而「蘇曼殊年譜」上却說限於盤纏而未果行；其實民國前一年春夏之交，他確實到過印度，來去匆匆，為時不及一月而已。

打從蘇曼殊二十歲那年由日本輟學返國以後，栖栖皇皇，到處奔波，幾乎沒有在同一個地方居住過一年以上的時間；這一次因為在西湖白雲庵受到驚嚇，倉皇遁跡南洋，前後已經待在爪哇啫班「中華會館」長達一年半之久，算是最有耐性的一段日子了。靜極思動，前往印度一行，在他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，盤纏問題，自然難不倒他啊！

印度氣候沒有春、夏、秋、冬之分，僅有熱季、雨季、涼季之別。蘇曼殊到達印度時，正值熱季結束而雨季即將來臨之前，瓜果已熟，正值收穫季節，每日偕二三法侶，四處遊覽天竺勝境。寓「芒碭山寺」，山中多果樹，每日摘鮮果五六十枚啖之，日復一日，私心竊喜，以為今後可以不食人間煙火矣！不料却換來了嚴重的後遺症

，得了便秘的毛病，六天才能方便一次，而且非常痛苦，後來又轉成痢疾，乃知去道尚遠，機緣未至耳！其實這那裡是「去道尚遠」，又那裡是什麼「機緣未至」，完全是因為他不瞭解那些水果的性質，毫無節制的大吃特吃，才引起了消化不良後果罷了，又能怨得了誰呢！

印度詩人好以蓮花譬喻所歡，在印度把蓮花叫做「芬陀利花」，金、黃、藍、紫、白、紅諸色俱備，花朵碩大，爛開時直徑長達二尺許。尤以粉紅色晝開夜合，花瓣可餐，最為名貴，佛教尊之謂「聖花」，梵語稱為「波曇」。

印度寺廟中的佛像，大致與中國寺廟中大同小異，惟在「散陀那古寺」中，有一「情愛尊天」的佛像，貌極端美，額上有金書，字跡不可辨；手持弓，以蕉幹為之，蜜蜂聯比而成弦，又持五枝箭，箭尖飾以同心花，謂得從五覺貫入心坎。腰間繫囊二，用麻布製之，實以凌雲香屑；背後有旗，上畫海妖狀，相傳「情愛尊天」曾鎮制海妖云。蘇曼殊認為非常稀罕，因而後來在他的「燕子籠隨筆」中，記載得非常清楚。

蘇曼殊是以遊方僧人的身份前往印度，照現在的說法就是遊覽觀光性質，這樣的旅遊時間自然不可能太久，所以不到一個月便又回到了爪哇。同時接到了章太炎及黃晦聞的書信及附詩，章太炎的詩中備述憂患之苦，黃晦聞的詩中却是一片溫柔敦厚，可與他的同宗前輩黃山谷的詩並讀。詩云：

四載離情感索居，似君南渡又年餘；  
未遺踪跡人間世，稍慰平安海外書。

向晚梅花才數點，當頭明月滿前除；  
絕勝風景懷人地，回首江樓却不如。

章太炎、黃晦聞以及一班老友，大都懷念蘇曼殊置身南洋、飄零海外，心情與生活如何適應的確令人十分掛念；而蘇曼殊是一個愛好熱鬧的人，一年多的寂寞歲月，也着實够他受的了。茫茫海天，渺渺素懷，所聞皆非所願聞之事，所見皆非所願見之人，他厭煩透頂，也已忍耐到了極點；因此決計東歸訪友及探母，於是去函通告廣州及上海的朋友不日當圖良晤之意。在寄給黃晦聞的信中並附詩一首云：

勿聞鄰女豔陽歌，南國詩人近若何？  
欲寄數行相問訊，落花如雨亂愁多。

蘇曼殊對黃晦聞的才情特別欣賞，詩中稱其為「南國詩人」，朋輩中得到眼高於頂的蘇曼殊如此讚譽的人尚不多見呢！正當蘇曼殊準備束裝回國時，却因痢疾未癒而暫時耽擱了行程，養疴期間曾為一位名叫玉鸞的女學生繪製扇面一幅並題詩云：「日暮有佳人，獨立瀟湘浦；疎柳盡含煙，似憐亡國苦。」且曾作了一首「病中末公見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曠處士」的詩云：

君為塞上鴻，我是華亭鶴；  
遙念曠處士，對花弄春爵。  
良訊東海來，中有游仙作；  
勸我加餐飯，規我近綽約。  
炎蒸困羈旅，南海何遼索；  
上國亦已蒸，黃星向西落。  
青驪逝千里，瞻鳥止誰屋；

江南春已晚，淑景付冥冥。  
建業在何許？胡塵紛漠漠；  
佳人不可期，皎月照羅幕。

九關日益遠，肝膽竟誰託？  
願得趨無生，長作投荒客。  
疎身上須彌，四顧無崖嶂；  
我馬已玄黃，梵土仍遼廓。  
恆河去不息，悲風振林薄；  
袖中有短書，思寄青飛雀。  
遠行戀儔侶，此去常落拓。

「末公」就是章太炎，因為他別號末底，所以蘇曼殊常在信函中稱他為「末公」。「曠處士」指的是章太炎的門生黃季剛，他的英文程度頗佳，蘇曼殊的譯作草稿經常向他請教，而他也毫不客氣的大加刪改及潤飾，因此在蘇曼殊的心目中，黃季剛也算是他的良師益友了。

當時正值「黃花岡之役」之後，原本革命黨人計劃在廣州起事一得手後，即由黃興統率一軍出湖南，趨湖北；趙聲統率一軍出江西，趨南京；然後會師北伐，惟外圍同志因故不得會合，故致慘敗。進攻兩廣督署時，黃興負傷，死者百餘人，而「善堂」收屍得七十二具，葬於廣州郊外「黃花岡」，史稱「黃花岡之役」。章太炎愛國傷時之餘，寫下了「秋夜」詩寄給蘇曼殊，詩中憂患意識充盈在字裏行間，蘇曼殊的答詩，大抵上亦同一懷抱。

清宣統三年，民國紀元前一年五月初旬，蘇曼殊離開了啫班「中華會館」，經由龐引埠登輪

東行，在「中華學校」內與張雲雷暢談竟夕，翌日分別時蘇曼殊作詩一首留別云：

范榜有母終須養，張儉飄零豈是歸；  
萬里征塵愁入夢，天南分手淚沾衣。

### 邇邇相公翩翩公子

蘇曼殊生成一副喜愛狹狹的個性，置身南荒一年多，朋友們都認為他一定飽受風霜之苦，他也故意裝成蓬頭垢面的樣子，好久頭髮不理，鬚髭不剃。到了廣州，訪黃晦聞、蔡哲夫於「廣雅書院」，大家為他洗塵，座中有兩位女士，素聞曼殊大師之名，不料見面不如聞名，眼前的蘇曼殊竟然是這樣一副邇邇相。時值炎夏，座中有人以摺扇請蘇曼殊題詩，蘇曼殊不假思索的借了女士們的口紅，在扇面上一揮而就云：

為君昔作傷心事，妙蹟何曾劫火焚？  
今日圖成渾不似，胭脂和淚落紛紛。

蘇曼殊在廣州沒有停留多久，旋即轉往上海，抵達上海後，沐浴理髮，西裝革履，轉瞬之間又是一副翩翩佳公子的模樣，攝了照片寄到廣州，當日目睹蘇曼殊邇邇相的女士們，看到了大為驚詫不已，認為他實在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奇人。

「黃花岡之役」甫經挫折，蘇曼殊在上海的朋友們，大部分直接或間接都與這次起義牽扯上了干係，因此紛紛化整為零，暫時躲避清吏的耳目，所以蘇曼殊抵達上海以後，幾乎找不到昔日老友們的蹤影，只同馬小進盤桓了幾天便又轉往日本去了。

在日本也同上海的情形差不了多少，昔日的

老友們消息杳然，蘇曼殊只好暫寓京都松島「金閣寺」中，致友人書云：「京都小住，頑體已健，生飽魚加糖酢拌食，味究不惡；病後不敢多進，每次僅一碟當無害耶！」

此次在日本除了到逗子海濱省母而外，其餘時間均暫住「金閣寺」中，其間並曾前往久慈郡瑞龍山上憑弔「朱舜水墓」，仰慕這位前輩的高義，遂撰「憶舜水」詩云：

九州如瓦解，忠信尚偷生；  
受詔蒙塵際，晦蹟到東瀛。  
回天謀未就，長星夜夜明；  
單身寄孤島，抱節比田橫。  
已聞鼎命革，西望獨吞聲。

既然找不到老友把晤，索性東遊西逛，四處探覓舊日的履痕，抱著唏噓感慨的心情，懷念生命中的一點一滴，時而手舞足蹈，時而長吁低迴，也獲得了不少舊情慰藉，正確說來應該是虛無縹緲的移情作用吧！

在「金閣寺」中也畫了幾幅扇面，寫了幾副條屏，更慎重其事的繪製了一幅「風絮美人圖」寄給黃晦聞，以作為他「兼葭樓」上補壁之用。不久便接到黃晦聞的回信並附詩云：

五年別去驚初見，一醉殊辜萬里來；  
春事陰晴到寒食，故人風雨滿離杯。  
拈花衆裏吾多負，取鉢人間子未回；  
自有深深無量意，豈堪清淺說蓮菜。

這次蘇曼殊在日本除了尋訪舊日履痕、倚母海濱小住、遊覽古蹟名勝、吟詩作畫而外，感慨人事的滄桑，耳聽目見也隨手記錄下來，都成了

日後燕子龜隨筆的素材。在他的囊笈中有一則記着：「南陽宗世林與曹操同時，而薄其為人，不與之交。及曹操作司空，綜朝政，從容問宗曰：『可以交未？』答曰：『松柏之志猶存！』香山句云：『乃知擇交難，須有知人明；莫將山上松，結託水上萍。』」另一則記着：「南雷有言：『人而不甘寂寞，何事不可為？』」『籠鷄有食湯刀近，野鶴無糧天地寬。』二語，特為今之名士痛下針砭耳！」

蘇曼殊這次由爪哇東歸，從龐引埠登輪抵廣州，又從廣州到上海，再由上海到東瀛，連同旅途的時日，前後不及兩個月的時間，便又重渡爪哇，仍舊主講英文於啞班「中華會館」。看來蘇曼殊此次東歸，在時機上並不恰當，過程上也十分空洞，倘若他在廣州、上海或日本會晤到許多老友，生活得多采多姿，進而更謀得一枝之棲，恐怕早就把他口頭上及心目中的「南荒」及「窮島」忘得一乾二淨了。

萬里苦航，東歸故土，又萬里苦航，重渡爪哇，蘇曼殊的心情之無奈與蕭索是可以想見的。原本是要安下心來，好好的從事教書、寫作、繪畫等工作，不料兩個多月以後，國內發生了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，又使得他欣喜雀躍不已，於是典衣鬻書湊足了旅費準備回國，却因諸事待理、課業纏身而未能成行。

### 民國肇造自日返國

清宣統三年，民國前一年八月十九日（陽曆十月十日），也就是蘇曼殊剛過了二十八歲生日

不到幾天，消息傳來，在國內武漢地區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。

「黃花岡之役」失敗後，革命同志義憤填膺，活動情形更加激烈，鄂督瑞澂破獲了革命黨人的機關部，於是根據所得到的名冊及文件，偵騎四出，市衢騷然，革命同志人人自危。新軍工程營首先發難，攻楚望臺，佔領軍械局；輜重營跟着響應，會攻督署，鄂督瑞澂及統制張彪棄城而逃。起事軍隊改稱「民軍」，由黎元洪為總指揮，派兵佔領各機關，武昌省城完全光復；旋又佔領漢陽、漢口，「辛亥革命」的序幕於焉正式展開。

三天後黃興由香港經上海化裝抵達武漢，就任革命軍總司令，各省革命黨人紛起響應，前後半個多月工夫，湖南、陝西、江西、山西、雲南、安徽、江蘇、貴州、浙江、廣西、福建、廣東、山東、四川等省份均先後宣佈獨立。九月廿五日（陽曆十一月十五日）各省代表在上海舉行聯合大會，十一月十日（陽曆十二月二十九日）成立臨時政府，孫中山先生當選為臨時大總統，決定改採陽曆，即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為民國紀元元年元旦，中山先生於這天就職，定國號為中華民國，並於就職典禮上發表演說曰：

國家之本，在於人民。合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諸地為一國，則合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諸族為一人，是曰民族之統一。武漢首義，十數省先後獨立，所謂獨立者，對於滿清為脫離，對於各省為聯合，蒙古、西藏意亦同此。行動既一，決無歧趨，樞機成於中樞，經緯周於四至，是曰領土

之統一。血鐘一鳴，義旗四起，擁甲帶戈之士，遍於十餘行省，雖編制或不一，號令或未齊，而目的所在，則無不同。由公共之目的，以為公共行動，整齊劃一，夫豈其難，是曰軍政之統一。國家幅員遼闊，各省自有其風氣之所宜，前以清廷強以集權之法行之，以隨其偽立憲之術，今者各省聯合，互謀自治，此後行政期於中樞與各省之關係，調劑得宜，大綱既挈，條目自舉，是曰內治之統一。滿清時代，藉立憲之名，行斂財之實，雜捐苛細，民不聊生，此後國家經費取給於民，必期合於理財學理，而尤在改良社會組織，使人民知有生之樂，是曰財政之統一。

以上乃是孫大總統所提出的行政方針，至於在外交方面，則呼籲國人善盡文明國家應盡之義務，以期享受文明國家應享之權利；一洗過去的排外心理，持和平主義與友邦益增親睦，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，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。

國內革命成功的消息，不斷的傳到爪哇「中華會館」，蘇曼殊正在翻譯「燕子箋」，遂趕快結束了譯稿，交由紅粉知己雪鴻小姐攜往歐洲出版發行，另外把整理好的「潮音」也寄到日本東京「神田印刷所」出版發行；一切處理妥當，於是四處籌辦旅資以及迅速與上海、南京等地友人連絡，準備一接到回信便立刻起程歸國。

然而蘇曼殊並沒有立即成行，既非旅費無着，而課業纏身似乎也限制不了他的行動，最重要的原因是國內的朋友們，正為着革命事業的嶄新形势而奔忙，一時之間竟然連絡不上；在得不到確切回音的狀況下，蘇曼殊頗為執心又像是不久

前東歸時的情形一樣，在上海、在東京，朋友們一下子都不見了蹤影，自然像是斷梗漂萍一樣，而無處託根棲身，因此他不敢貿然歸國，只好暫時按捺住躍躍欲動的心情，仍然留在爪哇教授英文。

民國元年一月二十六日良弼被炸斷一條大腿，滿清親貴人人自危；袁世凱更唆使段祺瑞等大小將校四十七人，於翌日通電全國擁護南方革命政府，清廷眼看大勢已去，乃於二月十二日正式宣佈遜位，其遜位詔書云：

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：前因民軍起事，各省響應，九夏沸騰，生靈塗炭，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，議開國會，公決政體，兩月以來，尚無確當辦法。南北際隔，彼此相持，商榷於途，土露於野，徒以國體一日不決，故民生一日不安。今全國人民心理，多傾向民主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，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，人心所向，天命可知。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，拂兆民之好惡。用是外觀大勢，內審輿情，特將統治權公諸全國，定為立憲國體。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，遠播古聖天下為公之義。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為總理大臣，當茲新舊代謝之際，宜有南北統一之方，即由袁世凱以全權代表與民軍協商統一一辦法，總期人民安堵，海內又安，仍合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。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，優游歲月，長受國民之優禮，親見郅治之告成，豈不懿歟！

我國二千餘年之君主專制政體至此告終，而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國家也從此站穩了脚步。三月

五日「臨時參議院」也正式通過優待滿清皇室條件，約為：清帝遜位後，其尊號仍存不廢，以待外國君主之禮相待；歲撥四百萬元，暫居宮禁，日後移往頤和園；侍衛照常留用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，原有私產亦加特別保護。蘇曼殊在爪哇左等右盼，終於接到了廣州、香港、上海等地朋友們的回信，都說民國初創，百事待舉，期待他火速返國，為華夏的復興貢獻一份力量。既然如此，更待何時，遂與旅居爪哇的魏石生、許紹南結伴而行，於農曆新年甫過便到了香港，在香港認識了一位新朋友平智礎，更從而打聽到堂兄蘇維翰此刻亦在香港，兄弟相見，倍感親切。這時蘇維翰的生意作得不錯，手頭頗為寬裕，一下子便拿出五百元相贈，希望他這位天才橫溢的堂弟，好在這個新時代中，有一番偉大的發展與作為。

### 獨坐酒肆米酒壓愁

這次蘇曼殊的目的地是上海，中間曾迂道至廣州與黃晦聞及蔡哲夫把晤，然後仍經由香港轉往上海，在春花爛漫中接受「太平洋報」之聘，主筆政。蘇曼殊此時的工作只是撰寫社論及供應稿件，並不負責實際編校工作，因而生活得十分清閒，寓居上海望平街「太平洋報館」內。曾致函黃晦聞與蔡哲夫云：「別後住香江二日，即啓敝北上，細雨愁煙，侵入病骨，不圖踰躓至於斯極！寒食節到滬，杏花春雨，滴瀝增悲，獨坐吳姬酒肆，念諸故人鸞飄鳳泊，采酒壓愁，又欲歎不置耳！明晨，入鄧尉，「兼葭第二圖」當於白雲深處為居士下筆耳。破夏臨存，為山僧說消

魂傷，居士願耶？否耶？」亦曾寫信給張默君云：「最靚秣陵，偶以他緣，未便奉調，至今憮然？尊翁亦十餘年濶別，都弗聞動定，思念不置。乞見賜數行，慰此馳想。」

暇日蘇曼殊邀約李一民及張卓身同往杭州西湖遊春，二日後李、張二君因事先回上海，蘇曼殊徜徉在西子湖濱，不期然的遇到了張溥泉，兩人相偕往訪陳去病於「秋社」，三人把酒言歡，歡晤數日。據陳去病記載說：「一日天明尚早，忽叩門聲甚厲，急命僕披關視之，則曼殊偕溥泉來也。於是相與遊湖者凡四日，有晴、有雨、有雪，溥泉每引以為至樂，謂其曲盡西湖之美也。曼殊方自南洋歸，聞人語其初離海島時，有寶金百金，盡以市糖果，有見之者，莫不驚訝，謂到中國不半月航程，將如何咀嚼得盡也。詎意才抵滬，而一百元之糖果，竟爾吃得淨光，一時詫為奇事。」可見蘇曼殊就是這樣一位任性而毫無節制的人，因而也博得了「糖僧」的雅號。

七年前在南京「江南陸軍小學堂」教授英文時，曾經答應要為趙聲繪製一幅「荒城飲馬圖」，別後行腳飄忽，迄未下筆，如今聽說趙聲作古已近一年，蘇曼殊在西湖之遊返滬後，為踐前約，慎重其事的畫了一幅「荒城飲馬圖」，託人帶給蕭公，並致函云：「佛國歸航，行脚海上，猛憶故人，鸞飄鳳泊，負杖行吟，誠不當以閒愁自找也。今託穆弟奉上「荒城飲馬圖」一幅，敬乞足下為焚化於趙公伯先墓前，蓋同客秣陵時許趙公者，亦昔人掛劍之意。此圖畫後，不忍下筆矣！」此時的蘇曼殊意氣昂揚，服飾華貴，俗話說

：「錢是英雄膽。」蘇曼殊口袋裏有了乃兄給他的五百元，添製一些高級的衣物，請請朋友們的客，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。試看他這一時期的詩云：

來醉金莖露，胭脂畫牡丹；  
落花深一尺，不用帶蒲團。

囊中有錢，百事順綏，杭州西湖之遊使得身心舒暢，回到上海以後又有日本之行，四月末與孫少侯之長公子結伴乘「筑前丸」東渡，途中頗不寂寞。抵達長崎後，即寫信給上海友人，報告旅途狀況云：「別後蟠臥舟中，今晨抵長崎始覺，不圖疲倦至於斯極也！晚上趁急行車，後日二時可以寧家。沿途柳眼花鬚，各無聊賴，小住彌月即歸。天涯何處無風雨，海上故人，毋以為念。」下面寫着「曼殊書於紅燒牛肉、鷄片、黃魚之畔」，想來這封信大約是在長崎進餐時匆匆寫成的吧！除了與河合仙夫人享受天倫之樂以外，蘇曼殊對這次的日本之行僅有八個字來形容，那就是「舊游雲散，旅況無聊」，於是在東瀛尚感料峭寒意之際，急急忙忙又趕回上海來消受桃花扇底之風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、購買中外  
 外文庫及購書合訂本請寄郵  
 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〇〇  
 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  
 社帳戶立即寄書